

青年近卫军

〔苏〕法捷耶夫 原著

Renshishehui wenxuemingzhu jingbiancongshu

普及版
(第二辑)

认识社会·文学名著精编丛书



青年近卫军

【苏】法捷耶夫 原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封面设计：池长尧
插图：王重义

青年近卫军
(普及版)

[苏]法捷耶夫 原著
远志 凌霄 改写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625 插页2 字数175 000 印数1—5000..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42-0530-1/I·102 定价：2.65元

认识社会·文学名著精编丛书(第二辑)

邵宗杰 主编



内 容 提 要

这个缩写本描写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小矿城克拉斯诺顿的青年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英勇斗争。德军进逼克拉斯诺顿，邬丽亚、奥列格、谢辽萨等青年来不及撤退，只得留在家园。他们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青年近卫军”与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最后，由于叛徒的告密，青年近卫军大部分战士被捕，在胜利前夕壮烈牺牲。

序

陈伯吹

青少年憧憬着古今世事奇观，满怀着未来美好理想，面对这广阔的世界，凝望那高远的天空，从而浮想联翩，悠然而动遐思：关于人的生活，物的变异，社会的情状，世界的形势，善与恶的识别，好人与坏蛋的斗争……凡此种种，不可能不在多思敏感而又血气方刚的青少年心头跃动，他们强烈地要求认识社会，过好有意义的生活。

当然，人在社会中，有所认识，有所思索，只因青少年入世未久，知识不广，阅历不深，更因课内学习紧张，课外缺乏深入社会的调查研究。这样，只能从书本中间接地获得第二手的人世情状与人生经验，同时也为自己选择生活，摸准道路和方向。而在汗牛充栋的万卷书中，最能描绘世态，勾勒形象，作动人的叙述，写出微言大义的，应推文学作品。何况它不只蕴藏思想意义，还具有浓厚的阅读兴趣，青少年将在文学阅读欣赏中，不知不觉地形成那先进的世界观，这是最可宝贵的收获。

作家，一般说来，都是具有正义感的，心向人民，热爱人民，从而为人民仗义执笔，写出为千万人民传诵的不朽的杰作。它是人民的上好的精神粮食！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这套《认识社会·文学名著精编丛书》，在第一辑（共七册）出版后，受到青少年读者的青睐，在这一良好的情况下，自应出版供应更多更好的文学读物，以此满足阅读好书的愿望。果然，如今第二辑的十册跟踪而上，这是值得举起双手欢迎的吧。

这儿还不妨简单地提说一下：第一辑从对资本主义总体的认识，它的萌芽，它的发长兴旺，直到骄奢淫佚，荒乱横暴。这，读者可以在《高老头》、《镀金时代》和《华丽的家族》等作品中，窥见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全盛时期，同时衰亡的迹象也已翘出尾巴来了。

这第二辑促使读者在看清了资本主义的面貌——从温情微笑，逐渐转变到虚伪冷酷以后，变得穷凶极恶，压迫剥削，一副狰狞的丑恶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于是在《愤怒的葡萄》中描绘了人民的饥饿、觉醒和反抗。作品写出了穷人的希望，尽管斗争失败了，但是“愤怒的葡萄在人们心灵里长得饱满起来”了。

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工厂兴起，蚕食了小农经济，迫使其破产。《彩虹》这一作品就是揭露了统治者，并且抨击了资产阶级的为富不仁。

《苦难的历程》与《静静的顿河》是两部伟大的作品：前者写出旧知识分子怎样怀有错误的认识，迷恋过去，在痛苦的考验中，终于懂得了必须靠拢人民，走向革命。后者则通过顿河地区的哥萨克族人，如何在痛苦生活中挣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既流血，又流泪，谱写了那个伟大的时代。

在匈牙利，一个从破落户小资产者家庭出身的知识分

子，走上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谋求自身与民族的解放，作了英勇的斗争。这就是所谓《喀尔巴阡山狂想曲》，其实并非狂想。

西班牙的小说《合同子》，是一幅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生活的画卷，写得血淋淋的，会使读者触目惊心，激发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思想。

其余的《牛虻》、《蝇王》、《永别了，武器》和《青年近卫军》等，都是文学名著，作为青少年读者，都该好好诵读，好好思量，并与80年代的人民生活相互比较和对照，借以端正自己前进的步伐，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作出贡献。

1989年4月于上海

主要人物表

普罗庆柯——伏罗希洛夫格勒地下州委书记之一
刘季柯夫——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书记
舒尔迦——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领导人之一
巴腊柯夫——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领导人之一
瓦尔柯——新一号矿井井长，后成为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领导人之一

奥列格——青年近卫军政治委员，化名“卡苏克”
杜尔根尼奇——青年近卫军指挥员
鄢丽亚——青年近卫军总部委员
万尼亚——青年近卫军总部委员
谢辽萨——青年近卫军总部委员
刘巴——青年近卫军总部委员
任尼亚——青年近卫军总部委员
华丽雅——青年近卫军总部联络员
奥丽雅——青年近卫军总部联络员
妮娜——青年近卫军总部联络员
阿纳托里——青年近卫军队员
沃洛佳——青年近卫军队员
李丽亚——青年近卫军队员
若拉——青年近卫军队员
维克多——青年近卫军队员

克拉娃——青年近卫军队员
托里亚——青年近卫军队员
斯巧巴——青年近卫军队员
谢尔格——青年近卫军队员
维佳——青年近卫军队员
瓦西里——青年近卫军队员
托尔卡——青年近卫军队员
苏姆斯柯依——青年近卫军队员

卡佳——普罗庆柯的妻子
波里雅——刘季柯夫的联络员
维拉——奥列格的外婆
叶列娜——奥列格的母亲
柯里亚——奥列格的舅舅，地质工程师
李莎——沃洛佳的母亲
康德拉多维奇——老矿工
萨什柯——少年向导

瓦丽雅——郭丽亚的女友

勃柳克纳——德国宪兵站站长
巴尔德——德国宪兵站副站长
芬庞——德国党卫队分队长
斯塔庆柯——克拉斯诺顿伪市长
索里柯夫斯基——伪警察队长
福明——伪警察
斯塔霍维奇——叛徒，原为青年近卫军总部委员

第一部

第一章

几个女孩子，美丽的邬丽亚，高颧骨的瓦丽雅，纤瘦、灵活的莎霞，叽叽喳喳地挤在河边看百合花。她们本身就像是这几朵倒映在暗色河水里的百合花，美丽、纯洁、鲜亮。

就在这时候，炮声隆隆地响了起来——这是从西北方，从伏罗希洛夫格勒附近传来的。

“又来了……”

“这一次他们真会冲进来吗？我的天哪！”
她们默默地倾听了一会。

“我听到这种声音，再看到这么明朗的天空，看到满树的青枝绿叶，感到脚底下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青草，闻到草的香味——我心里就感到非常痛苦，仿佛这一切已经要永远，永远离开我了。”邬丽亚激动地说，“这次战争好像使人心肠变硬了，本来你已经学会了无论对什么事都无动于衷，可是突然你不由得对一切又产生了这样的爱，这样的怜惜！……”

远处的排炮声隆隆地响着，连这里河边低地上的树叶都被震得微微抖动；每一阵炮声都使姑娘们的脸上现出不安的阴影。

“你记得昨天傍晚草原上是多么美吗？你记得吗？”邬

丽亚压低声音问道。

“记得，”瓦丽雅轻声说，“那落山的太阳，你记得吗？”

“是啊，是啊。昨天我们看到落日，后来又看着那些汗淋淋的马匹，大炮，马车和伤员，那时候我心里痛苦极了。……红军战士们都是筋疲力尽，满身尘土。我忽然明白过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重新部署，这是在进行着可怕的撤退。所以他们根本不敢正眼望人。你注意到吗？”

瓦丽雅默默地点点头。

“可是我们过去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啊，是吗，邬丽亚？”瓦丽雅热泪盈眶地说。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过美好的生活，只要他们愿意，只要他们懂得的话！”邬丽亚说，“可是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她听到同伴们说话的声音，声调就变了，她用孩子般的细声拉长声调说，眼睛里也闪耀着淘气的神情。

她迅速地甩掉光脚上穿的便鞋，把深色的裙摆紧紧攥在狭长的、晒黑的手里，勇敢地走下水去。

邬丽亚小心地用一只脚在长满水草的河底试探着，把裙摆提得更高，甚至露出了黑裤衩的边，又迈了一步。她低低弯下修长匀称的身子，用一只空着的手抓住百合。一条沉甸甸的黑辫子滑到了前面，蓬松的大辫梢落在水里，在水上漂着，但是在这一刹那，邬丽亚只用手指最后使了一下劲，就把百合花连着长长的茎一起拔了起来。

“真了不起，邬丽亚！凭你的行动，你完全配得到联盟英雄的称号。……不是全苏联的，而是我们毕尔沃马伊卡矿山闲不住的姑娘们联盟的英雄！”莎霞圆睁着淘气的褐

色眼睛望着朋友说，“把花儿给我！”说着，她把裙子朝双膝中间一夹，用纤细灵活的手指拿过百合花，给邬丽亚插在有着天然大波纹的黑发里。“啊，你戴着正合适，简直叫人嫉妒！……等一等，”她突然说，就抬起头凝神细听着。“什么地方又响起来了。……你们听见吗？这该死的！……”

邬丽亚连忙爬上了岸。

姑娘们都抬起头来，留神细听着那断断续续的轰响声，极力要在白热的天空看到飞机。这种轰响声时而像蜂鸣那样尖细，时而变成低沉的嗡嗡声。

“不止一架，起码有三架呢！”

“在哪儿，在哪儿？我什么也没看见……”

邬丽亚，瓦丽雅，沙霞和另外几个姑娘，都是今年春天才从毕尔沃马伊斯基矿山的十年制学校毕业的。

中学毕业，这是青年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战时从中学毕业，这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

去年夏天战争刚开始的时候，高年级学生——人们还管他们叫男孩子和女孩子——整个夏天都在克拉斯诺顿城附近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矿井里，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机车制造厂里劳动。一部分学生甚至到了现在制造坦克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

秋天，德国人侵入顿巴斯，占领了塔甘罗格和顿河罗斯托夫。整个乌克兰只剩下一个伏罗希洛夫格勒州没有被德国人占领；跟部队一起撤退的基辅政府迁到了伏罗希洛夫格勒，而伏罗希洛夫格勒州的机关和斯大林诺州（以前叫尤尔科夫卡）的机关，现在都设在克拉斯诺顿。

深秋时节，战线已经在南方稳定下来，但克拉斯诺顿

满是红色泥泞的街道上，还是有来自被德军占领的顿巴斯各区的人们络绎不绝地经过。学生们已经完全准备好随着学校撤退到萨拉托夫州，但是撤退计划取消了。德军被远远地拦截在伏罗希洛夫格勒西面，顿河罗斯托夫从德国人手里夺回来了；冬天，德国人在莫斯科城下吃了败仗，红军开始进攻，人们都希望一切还会平安无事地过去。

6月23日，我军朝哈尔科夫方向撤退。7月3日，像晴天霹雳似的，广播了我军在防守八个月之后放弃塞瓦斯托波尔城的消息。

旧奥斯科耳放弃了，罗索什放弃了，康杰米罗夫卡放弃了，战事在沃罗涅什西面进行，战事在通沃罗涅什的要道上进行。7月12日——逼近了李西昌斯克。突然之间，我方正在撤退的部队已经涌过克拉斯诺顿。

在前线暂时沉寂的时期，就有一批少校军官在城里安居下来，仿佛要在这儿过一辈子似的。尉官们在城里时来时往，但是总有新人到来，姑娘们对这些经常变换的、经受风吹日晒的、英气勃勃的脸已经十分习惯了，觉得他们全都是自己人。

可是突然，他们一下子都走了。

上杜望纳雅以及沿李哈雅——莫罗佐夫斯克——斯大林格勒铁路线所有的小站上，都拥塞着车床、人、炮弹、机器和粮食。

门前有槐树、大槭树和白杨遮荫的小房子的窗口，传出了妇女和孩子的哭泣声。在那里，母亲在给将要随着保育院或学校一同撤退的孩子整理行装；在那里，父母在送别子女；在那里，要同自己的组织一起离开城市的丈夫或

父亲在同家人告别。

清晨，姑娘们在远方的炮轰声中醒来，就同父母争论，劝父母立即离开，让她们单独留下，做父母的却说，他们的一生已经算完了，她们这些团员却应当去躲避罪恶和灾难。争论之后，她们匆匆地吃了早饭，就跑出去互相探听消息。她们就这样像鸟儿似的成群结队，炎热和焦虑使她们疲惫不堪，她们有时在朋友家的光线昏暗的小屋里或是小花园的苹果树下坐上几小时，有时跑到溪边树木茂密多荫的峡谷里去，心里暗暗预感到她们将会遇到的无论情感或理智都无法理解的不幸。

现在，不幸果然来临了。

一声沉重可怕的巨响，震动着空气和大地，差点没把她们的耳朵震聋。树上的枯叶和树皮屑纷纷落下，连水面也起了微波。

姑娘们脸色发白，默默地互相对望了几秒钟。

“会不会是在什么地方扔了炸弹？”玛雅问。

“它们不是早就飞过去了吗，又没有听到有第二批！”东妮亚眼睛睁得大大地说，她总是头一个感到不幸。

这时，几乎是混在一起的两声爆炸，撼动了四周；一声很近，另外一声稍迟一些，离得很远。

姑娘们一声不响，都不约而同地急忙朝村里跑去，只见她们的晒黑的小腿在矮树丛中闪动着。